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七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四年八月戊寅朔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入見冲立未定上云以史事召卿兩朝大典皆為姦臣所壞若此時更不修定異時何以得本末冲因論熈寧創制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不可不深究而詳論讀畢上顧冲云如何對曰臣聞萬世

無弊者道也隨時損益者事也仁宗皇帝之時祖宗之法誠有弊處但當補緝不可變更當時大臣如呂夷簡之徒持之甚堅范仲淹等初不然之議論不合遂攻夷簡仲淹坐此遷謫其後夷簡知仲淹之賢卒擢用之及仲淹執政猶欲伸前志久之自知其不可行遂已王安石自任已見非毀前人盡變祖宗法度上誤神宗皇帝天下之亂實兆於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上曰極是朕最愛元祐上又論史事冲對先臣修神宗實錄首尾在

院用功頗多大意止是盡書王安石過失以明非神宗之意其後安石壻蔡卞怨先臣書其妻父事遂言哲宗皇帝紹述神宗其實乃蔡卞紹述王安石惟是直書安石之罪則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哲宗皇帝實録臣未嘗見但聞盡出姦臣私意上曰皆是私意冲對未論其他當先明宣仁聖烈誣謗上曰正要辨此事上又曰本朝毋后皆賢前世莫及道君皇帝聖性髙明乃為蔡京等所誤當時蔡京外引小人内結閹宦作奇技淫巧

以惑上心所謂逢君之惡沖對道君皇帝止緣京等以紹述二字刼持不得已而從之上曰人君之孝不在如此當以安社稷為孝沖對臣頃在政和間常聞道君皇帝六鶴詩一聯云網羅今不密回首不須驚宣示蔡京等云此兩句專為元祐人設以此知道君皇帝非惡元祐臣寮上曰題跋小詩雖可以見意何如當時便下一詔用數舊臣則其事遂正惜乎不為此沖對若如聖諭天下無事矣上又論王安石之姦曰至今猶有說安石

是者近日有人要行安石法度不知人情何故直至如此冲對昔程頤嘗問臣安石為害於天下者何事臣對以新法頤曰不然新法之為害未為甚有一人能改之即已矣安石心術不正為害最大蓋已壞了天下人心術將不可變臣初未以為然其後乃知安石順其利欲之心使人迷其常性久而不自知且如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為無窮之恨至於安石為明妃曲則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不是罪過也

令之旨君父之恩投拜而為盜賊者皆合於安石之意此所謂壊天下人心術上曰安石至今猶封王豈可尚存王爵　詔象州覊管人孫覿特放令逐便覿始坐贓貸死至是上書訴枉事下刑部刑部言覿所犯未嘗置對止據衆證定罪於法意人情委是未盡故釋之

己卯右中奉大夫陳古為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兼宣撫司隨軍轉運副使右朝請大夫賈若谷為利州路轉運副使用川陜宣撫司奏也古為張浚板授至是到官諭

再歲始申命之命未至而王似已用便宜移古知瀘州充瀘南沿邊安撫使成都續記古以紹興二年五月九日到任令年九月十三日改知瀘州

庚辰御札參知政事趙鼎知樞密院事充川陜宣撫處置使初張浚既名歸言者數上章謂若無大帥必失兩蜀上與朱勝非謀曰西帥難其人欲以趙鼎為之如張浚故事勝非曰聖謨如此臣謹奉詔自是言者益力踰月乃有是命鼎留身辭以非才上曰行朝之事朕自主

之宰相茍非其人自有臺諫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卿以便宜黜陟專之可也時勝非以瘍疾在告鼎詰之曰今川陝兵柄皆屬吳玠大帥無它能制玠足矣若宫與之同豈能制乎勝非曰公以元樞出使豈論宣撫邪鼎曰須得一使名在宣撫上者乃可勝非曰偶疾未能造朝公難自言即同官可言也時鼎除命既出諸名士爭願從之趙鼎行實是時當國者不可否事事多不決吏緣為姦鼎受狀之日人皆駢集由是見忌樞密院宰相兼領言者論其失令參知政事通知其事上以為然於是忌者益切至是除川陝

宣撫使皆忌者之說也　顯謨閣直學士新知漳州辛炳侍御史魏矼直秘閣知常州鄭作肅各進官一等以刑部言御史臺去歲平反臨安府等處獄訟二十二事比諸路最多用手詔陞黜也　詔吏部編七司例冊時有旨六曹細務令長貳治其事有條者以條決之無條者以例決之無例條者酌情裁決刑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胡交修言以例決事吏部最多若旋行檢例吏得為姦邀求貨賂乞將應干敕劄批狀指揮可以為例者各編為冊

令法司收掌以俟檢閱從之二十六年九月戊辰所書可參考

辛巳執政進呈侍御史魏矼論淮東西屯田利害上顧孟庾等曰招集流離使各安田畝最為今日急務遂舉鴻鴈美宣王詩謂中興基業實在乎此孟庾曰誠如聖諭胡松年對曰古人圖必成之功為必取之計於是有屯田若趙充國破先零羊祜守襄陽是也朝廷行屯田累年除荆南解潛略措置其餘皆成虛文無實效上曰卿論實效極是松年復對曰漢宣之治總核名實信賞

必罰而已天下事若因名以責實無有不治者如屯田一事尤不可欺一歲耕墾田畆若干收獲幾何便足以稽考上曰卿等可商議條畫來上當力行之後二日朱勝非言今日之兵既令執兵又令服田終歲勤勞所得如故有未可者上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農即兵也兵農之制一分恐不可復合勝非所陳甚善可便施行庾等對曰淮南收復今已數年守令豈不欲招徠流離但復業者未甚多恐自此兵曰以衆食曰以廣不易

供給更容臣等與勝非熟議上曰不可既行下光世世忠軍中却使訴其難行復議改更如此則朝廷命令自為反覆議遂寢　棒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慶遠軍承宣使神武前軍統制充荊南府潭鼎澧鄂岳等州制置使王瓊降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光州觀察使徽猷閣待制知鼎州程昌寓降充集英殿修撰杜木塞之破也昌寓上疏待罪而瓊奏昌寓不濟師朝廷以瓊敗軍失將故皆黜之　詔皇叔祖德慶軍節度使仲温疾速

赴行在仲温時避地廣西故也

癸未左朝請大夫知江州陳子卿報岳飛已復鄧州上曰朕素聞飛行軍極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胡松年曰惟其有紀律所以能破賊若號令不明士卒不整方自治不暇緩急豈能成功邪後二日飛捷奏至上大喜遣中使持詔書奬諭促令第賞將士且賜銀合茶藥捷奏自鄧州二十二日至行在

甲申侍御史魏矼入對論遴擇羣才隨宜器使考之僉

論揆之已試毋分朋類毋狥愛憎上自廟堂次及將帥侍從下至百司庶府外至郡守監司各因其才而任之則天下之務粲然舉矣抑臣聞之陸贄有言覈才取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罷黜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官守欲望陛下因任之外更取是三術而力行之則用人之道罔不周盡矼又言國家養兵多矣其屯行在者實三之一諸將間有不鈐束其下一兩月來造言惑衆者有之擒人彊剌者有之或以取

質為名劫持財物或因採樵之役殺傷人民訟牒紛紛朝廷雖送臨安府大理寺根治而主名不獲非府寺所能辨也臣竊攷自古善用兵將者必也宰執因其事機而御之有道臺諫乘其闕失而言之當理是以國能御將將能使兵綱紀既張人主可垂拱而治矣因舉唐韋處厚李德裕李勉温造事為證上納其言乙酉輔臣進呈上曰朝廷當為官擇人不可為人擇官矼論隨宜器使正得用人之道胡松年指疏中語曰朝廷用人誠能

毋分朋類毋徇愛憎則大公至正之道行矣天下幸甚

乃詔前章令三省遵守次章劄與諸將賜䂖五品服

戊子趙鼎改都督川陜荆襄諸軍事先是鼎因奏事言

臣令所行與吳玠為同事或當節制之邪上悟是日輔

臣進呈朱勝非以疾不入孟庾胡松年言鼎使名與王

似盧法原吳玠相似請易一使名上顧鼎曰此是朕不

思不曾與大臣商議所以然者使卿知出自朕意别無

嫌疑鼎奏荆襄乃川陜後門勢須兼領上以為然故有

是命

已丑趙鼎開都督府治事鼎奏以祕書省正字楊晨樞密院編修霍蠡太府寺丞王良存并充幹辦公事從之

蠡端友子也端友武進人故吏部侍郎晨除命在庚寅蠡在戊戌良存在九月癸丑今併書之

初上以親筆召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公事趙開綿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使劉錡景福殿使宣州觀察使致仕黄晃赴行在命川陝宣撫司津發而宣撫使王似等數言錡守邊不可遣又奏開規畫利源深知首尾若

行津遣恐權官未諳知經畫次第有誤邊防大計望權留閑在任俟事宜稍息日津發從之晃嘗為成都府兵馬鈐轄

庚寅神武中軍中部將馮賽罷主管隆德府路安撫司公事充本軍右部同統領賽自閬州從張浚赴闕因隷中軍統制楊沂中麾下故用沂中請而遷之

辛卯青授寧江軍節度副使韶州居住莫儔與改正放令逐便初儔妻淑人劉氏投匭訟靖康之末太上皇帝

出郊係吳玕同內侍李石金淵賫文字入城其日儔被拘在金寨內並無干涉且引兩浙轉運副使王俁為證俁以為然先是朱勝非疽作于背徧召醫工不能料理有以儔家給使為言者勝非用之一日而愈勝非方念無以酬其勞而儔家多予之金使為之請遂有是命此以紹興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李誼劾莫儔章疏增修

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廣東循惠韶連數州與郴虔接壤自鄰寇深入殘破無餘今則郴寇未殄韶連疲於守禦而廣州之觀音惠州之

河源循州之興寧千百為羣緋綠異服横行肆掠以衆為彊吳錫既還湖南韓京素稱怯弱海荒迥遠奏報稽時臣聞朝廷近遣趙祥一軍招捕虔寇因降德音開其自新之路廣東與虔犬牙錯境令號魁首多是虔人願推廣於天恩以撫綏於遐域令祥與京相為聲援諭虔守與廣東帥審處事宜得彊梗而必誅貸脅從而罔治乘此軍力悉務討平仍嚴養寇之刑雖去官不宥大革相蒙之弊每先事而圖非惟良民不陷於非辜庶幾陛

下得行於仁政從之　武功大夫貴州刺史知階州充熈河路經略司中軍統領權主管五軍軍馬李永祺為右武大夫武功大夫兼閤門宣賛舍人知岷州充熈河經略司前軍統領段傑領吉州刺史永祺等皆關師古部曲先是宣撫司用梁洋牽制功全軍進秩至是申命此亦饒風嶺功賞也

壬辰命吏部員外郎汪思温等考選人秋試刑部員外郎劉藻考試刑法舉舊制也　徽猷閣待制知衢州宋

伯友與降授右朝請大夫直祕閣知揚州宋孝先兩易
仍命伯友兼程之鎮孝先乞解官終喪許之　右廸功
郎李杞追所授官左朝散郎胡蒙貶秩二等侍御史魏
矼數言杞本庸人蒙宣諭浙西黄叔敖假大臣意風之
論薦得官旋販私醞郡邑觀望不敢復治驗問如章故
黜之
癸巳太常少卿陳桷言今日之弊物貴而錢少祖宗以
來有司鼓鑄之數既多而泄於四裔其禁甚嚴川陜之

間以鐵易銅而行之至於私造銅器及私賣鬻者悉皆有禁令鼓鑄僅有其名約工既大勞費既多而官鑄所入無幾議者往往以錢監為可併不思國之重寶與其他場務所入課利不侔但當博求銅本廣行鼓鑄不當計數便議省併也今之疆場犬牙密接偽境利之所在民以死趨之江淮海道難於譏察其日夜泄吾寶貨者多矣又銅器布於天下不可勝數皆毀錢而為之欲銅本之盛鼓鑄不闕何可得也望特詔有司講求其弊厚

銅本之積廣加鑄之數重外泄之防嚴銷毀之禁庶幾
國得專其權而民用不乏當務之急孰先於此事下工
部勘當會朝廷多事未及行
甲午尚書省言大理寺左斷刑實議法所在天下奏獄
皆經取决其間刑名實有疑慮者自丞評已上次第咨
稟或聚廳會議如各執所見本寺不能從不免廵白刑
部本部即合依公與决如不能决方合上省舊來每歲
之間不過三五件其所稟讞並是議論精確適合情法

可為規例近來法寺畏其蹤駁全不任責丞評諛各立說卿正以次隨而書之次第上之朝廷坐待處分方行擬斷遂致往復淹延刑禁詔刑寺自今獄案如刑名輕重委有疑惑即依例廵白令刑部與決行下又不能決聽上都省若有妄作疑難立議不當之人當議黜責

乙未左宣教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魏良臣為左朝散郎充大金國軍前奉表通問使武德郎閤門宣賛舍人王繪為武顯大夫副之仍命良臣假工部侍郎繪假右

武大夫果州團練使各賜金帶一裝錢千緡官其家三人傔從有官者進秩四等白身人補初品官以行　詔以餘杭縣南上下湖地置孳生牧馬監命臨安府守臣兼提舉每馬五百匹為一監牡一而牝四之歲産駒三分斃二分以上皆有賞罰

丙申詔追王安石舒王告毀抹時右朝請大夫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呂聰問辭行上疏曰臣聞書曰除惡務本又曰政事惟醇今國家舉事未能大有為者豈非政

事未醇豈非惡未除本安石之不利趙氏其實迹可見乃陛下世雖天下所共知然其人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足以深惑羣衆中人以下鮮有不為安石壞其心術陛下若以其嘗被任遇不欲痛加懲艾至如傳習安石之學問者謂宜深加屏遠過於防寇盖彼之邪說易以動人為之地者則必曰政事雖有不善學術過人若謂讀書為文過人則誠有之豈有學術善而政事不善學術不善而政事善之理但乞陛下因對臣下訪安石之為

人有意向稍佐之者便可見其用心之邪正仍願陛下赫然發憤從中下明詔具言神宗皇帝終棄安石不用以慰在天之靈所有謚議乃以文為言若并王爵稱之則為文王實為僭越蓋當時太常博士許彥一意謟事蔡卞侈大安石輕蔑祖宗此來若不追寢謚議恐無以示天下曉羣聽鼓羣動立政事況方命重修二史甚盛舉也若此論不定徒令天下後世終得以議宣聖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今若追奪安石之謚雖若不急其實

舉直錯枉之要道靖康初已詔追奪安石王爵至是始毁其告焉哲宗新録安石附傳　詔江西和買絹折納錢每匹減作六千省人户願輸正色者聽舊洪州和買其八分輸正色二分每匹折省錢三千至是帥臣胡世將請以其三分折六千省又言絹直踊貴請每匹增為五千足户部定為六千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臣嘗考易象剥之六四曰剥牀以膚君者民之所戴也剥民不已必及於君今江西殘破之餘軍旅轉餉殆無虚日鎮南軍和預

買絹自起催至六月纔納及一分民力不易自可想見本州申乞折納價錢朝廷從之是欲少寛民力每匹令納錢五千省比之舊折二分價例已增一半若比二浙見價每匹計多一千五百可以已矣戶部勘當便令折錢每匹六貫文足其實八貫省耳是於三等之中獨取極價欲乘民之急而倍其斂也物不常貴嘗有定額民得蠶織則絹有時而易辦錢額既定則價無時而可減世將出自禁從戶部天下取則所宜推廣聖德慰藉遠

民乃旁睨市直錐刀取羸幾同商賈剥牀損下恬不知怪和買舊給本錢每端一千方時多難白取既非得已户部乃用極價雖坐致數十萬緡豈陛下本心耶臣抑聞之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巵一二年間費用漸廣比之會稽已數倍矣使户部不能均節則雖匹絹百千横費無緣充足封倫法律之語魏徵仁義之效惟陛下慎擇而力行之疏奏故有是旨　荆南鎮撫司統制官辛太貸死除名令本鎮自効岳飛之復襄郢也

上命荆南鎮撫使解潛遣兵助之潛令太將鄉兵千二百人赴襄陽飛命太駐清水河以掩賊太不聽命自鄧城擅歸宜都潛不即遣反妄申太先復襄陽飛怒乞押太赴軍前與免罪責以自效詔太罪當誅戮特貸死令潛分析言者論曲直未判刑罰無章乞令潛押太赴行在聽區處庶幾軍律稍振且免二人更有論辯漸成仇隙潛坐降横行一官潛降官在九月癸丑熊克小歷稱湖北制置使岳飛劾辛太又云太擅歸荆南皆誤也飛此月壬寅始除湖北制置此時但為江西安復等州制置耳潛自建炎末寓治宜都至今

未歸荆南蓋飛按章有云太擅往荆南鎮撫使解潛處克遂誤也詔諸軍不得陳乞自往廣西買馬先是神武右軍遣將官曹章持羅錦綵纈至横山寨市馬又增其直予之提舉官李預以章所持皆蠻人所未見恐後無繼乃以本司所市馬五百付之因奏其事且謂若諸軍更來收買則臣無復可措手足乞候綱馬到日取旨截撥庶事歸一體故有是命

承節郎李侑充閤門祇候以江東淮西安撫使劉光世言侑係鄜延邉人使喚得力故也言者論光世陳請涉

私不平者衆乞留此異恩以待戰士乃罷之

戊戌吏部尚書沈與求兼權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常同兼史館修撰　宗正少卿范冲為起居郎依舊直史館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虞澐為起居舍人始冲入對面奏臣與趙鼎姻家恐人謂臣因鼎以進則無以自明上曰鼎未甞薦卿朕因與常同論修史言及故家數人朕以為無如卿者故累召卿非由鼎薦也是日鼎至漏舍中書吏以除目示鼎鼎謂朱勝非曰冲初除宗卿

已不獲避免今又遷擢恐招物議勝非曰前日留身得旨如此不敢不進擬更自上前言之及進呈罥復申前論上不許會侍御史魏矼論冲澐皆執政親黨不當用後三日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奏臣叨聯政府雖於三省進擬人才不敢干預緣臣前妻係澐之親妹委於人情有嫌乞與澐閑慢差遣而罥亦奏臣與冲姻家雖職事了無干涉法不當避而搢紳士大夫不知出自聖意必謂臣援引親黨在臣不得不懼乞罷冲新除乃詔冲

復舊職澐除直龍圖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沖復為宗卿在是月辛丑澐補外在九月癸丑今併書之）侍御史魏矼言今諸路兵官悉屬樞密院除授膏粱皁隷之徒往往以請求得之而累歷行陣顯立功勞者乃以孤寒寡援多至陸沉故所在盜賊竊發則驚懾四顧無可措手乞罷湖州兵馬鈐轄范寧等三人因薦湖秀州管界廵檢崔慎由沉毅勇敢久在邊陲頃為江陰兵官偶金人游兵至夏港慎由身先士卒掩殺迎敵闔境頼以安全嚴州兵馬監押王

宏出自行伍騎射過人屢獲羣盜近討繆羅功效尤著
乞量材録用仍詔密院參照祖宗時差注兵官六等格
法遴擇其人方行除授詔罷寧等愼由宏令赴樞密院
審察後四日朱勝非進呈愼由宏差遣上曰臺臣耳目
之官職在彈擊官邪若因而薦論人材竊慮私有好惡
可籍記姓名他日量才選用　直史館范冲條上宣仁
聖烈皇后誣謗事冲奏臣親奉玉音開諭再四至於議
熈豐之法度則曰神宗之意初實不然言紹聖之繼述

則曰帝王之孝豈在於是辯宣仁之誣謗謂功烈之盛何可不明思道君之聖明謂姦臣所誤安得不悔臣願陛下特出睿斷明詔羣臣以聖意所在示之好惡詔付史館　賜岳飛金束帶

已亥尚書左司郎中李大有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尚書考功員外郎徐杞為左司員外郎司封員外郎孔端朝為右司員外郎已而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端朝以幸學得官諂事梁師成不可用端朝遂罷　新

除中書舍人趙思誠復為徽猷閣待制知台州思誠既為常同所劾抗疏力辭而有是命　是日虔州興國縣南木寨周十隆等千六百人奉德音出降江西制置司統領官毛佐王賛趙恕往受之未成官軍掠其婦女十隆懼復與其徒奔突水南而去明年三月己亥佐等並降官遂掠汀循諸州

庚子偽齊保義郎卞横刺配海南牢城横濟陰人從劉益在長安使來偵事横投劉光世軍中為義兵光世湟

其手因不得去至是為其徒所告下大理法寺當徒三年依舊収管特竄之據招横以去年十二月一日離長安令年正月四日到舒州大雲倉渡江至池州投充義兵横欵稱偽大王劉奕下充効用即劉益也

辛丑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陳與義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以與義引疾有請也給事中唐煇試尚書禮部侍郎仍兼侍講

壬寅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黄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飛為

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先是神武前軍統制王𤫊在湖北連年不能討賊會飛襄陽賞功樞密院因言楊太等作過日久先因張浚奏乞招安特與放罪許令出首而遷延累月終無悛心理難容貸𤫊出師踰歲不能成功與潭鼎帥守每事忿爭不務協心致一方受弊乃詔專委飛措畫討捕仍令知鼎州程昌㝢自上流進兵湖南制置大使司遣馬準步諒兩軍聽昌㝢節制荊南鎮撫使解潛亦遣兵船約期進討命𤫊將

所部還江州飛時年三十二自中興後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朱勝非行述云岳飛復襄郢之地朝廷欲行獻捷之禮勝非謂本吾家堂奧不足言俟中原盡復大駕還汴乃可令附此更須詳之也資政殿學士川陝宣撫使王似復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以趙開出使故也宣撫副使盧法原吳玠如舊張浚之出蜀也奏以端明殿學士張深守成都至是以似代之日歷五月一日張深罷知夔州按此時深在成都不知何以云爾當考户部侍郎兼權臨安府梁汝嘉奏明堂行禮殿成乞提領官以次推賞上曰朕愛惜名器

以待戰士土木之功豈當轉官但可等第支賞耳　中
書舍人常同兼權起居郎王居正兼權起居舍人以二
史全闕官故有是命
癸卯詔侍從已上外移知州差遣者並令徑路之任有
合陳請事畫一申奏俟過防秋日仍舊時近臣外移者
例得過行在而侍御史魏矼以為沿江衝要所在權官
難以責成故有是請焉　樞密院奏以襄陽府隨郢唐
鄧州信陽軍為襄陽府路本府置帥司緣收復之初事

務不多未置監司止委制置使岳飛措置仍隸都督府從之

甲辰右朝奉大夫主管臨安府洞霄宫蔡植追二官仍追奪建炎二年冬祀蔭補恩澤植卞姪孫也以濫賞改官至是乞審量磨勘為言者所劾故黜　右朝請大夫權荊南制置司參議官盧宗訓知德安府武翼郎閤門宣賛舍人張應知鄧州修武郎高青知唐州承節郎舒繼明為成忠郎閤門祗候知信陽軍左文林郎李尚義

為左承事郎通判襄陽府右承直郎党尚友為右宣教郎通判鄧州皆用制置使岳飛奏也繼明羅山人身長七尺善騎射矢不虚發故飛薦用之既而侍御史魏矼言飛新立功朝廷當成就其美不宜使輕儇之徒為其屬郡昔郭子儀以奏請不行為人主所厚願以臣章示諸將因事機以善其後宗訓之命遂寢尚義奏辟在九月辛亥今併書之

右承事郎知承州劉宦罷以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劾其貪繆也

乙巳右金吾衛上將軍充中太一宫使錢忱復為檢校少保瀘川軍節度使忱愕兄也愕已見建炎二年正月靖康中以戚里故例納節至是其母秦國大長公主乞還舊官仍給半俸前一日以忱弟左金吾衛大將軍提舉萬壽觀公事愐為光山軍承宣使仍詔大長公主係仁廟女特與改正舊官應戚里之家並不得援例如違重寘典憲至是降制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八十一

八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范重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四年九月丁未朔直徽猷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李謨為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應副岳飛大軍錢糧先是轉運副使曾紆除司農少卿而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論紆媚附中人自絕清議遂罷去乃改命謨紆以八月己亥除少農壬寅別與差遣

祕閣修撰王倫主管江州太平觀放辭謝限

三日出門日歷是日侍御史魏矼上殿恐是論倫當考　右奉議郎呂應問貸死除名化州編管先是朝議取宣諭官所劾贓吏擇最重者一人用祖宗故事決之應問前知華亭縣與右承奉郎池州貴池縣丞黄大本皆繫獄刑部言應問犯自盜贓六十三疋大本犯枉法贓一百四十五疋比之應問數多乃令應問先次依法擬斷　詔諸路州軍各給承信郎至成忠郎告身一道俟有忠義告變人即書填給付時論者以為方今州縣皆宜曲為之防如建昌

軍小壘公私所傷性命金寶不知幾何當結謀之時使
有告者不過賞一保義郎告身爾望給告付遂州緩急
之間便行書填乃是賞不踰時之意故有是命
戊申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孫近兼侍講近言祖宗之
法無私如天地難犯如江河皎如日月之明著在令甲
垂裕萬世雖元豐之後建三省分六曹更新庶事而銓
選科舉刑罰廩祿之制亦多循襲祖宗之舊比年以來
風俗習為僥倖有求者志於苟得有罪者期於幸免而

為人變法者多矣伏望聖慈執祖宗之制堅如金石行祖宗之令信如四時凡啓僥倖之門而輕議變祖宗之法者一切裁抑以示天下之公詔劄與六部　給事中張綱提舉江州太平觀以侍御史魏矼論綱傾邪媚竈論事誕謾也　左朝請郎致仕賜緋魚袋徐時彦追四官奪所賜進士及第勅并章服時彦為蔡京館客用臨幸恩特赴殿試至是請再仕都省批送吏部審量故黜之　詔減淮浙鈔鹽錢每袋三千今年正月乙卯所增　令諸場

對支新舊鈔各半以户部言榷貨入納遲緩故也自渡江至今鹽法五變而建炎舊鈔支發未絶乃命以資次前後從上併支焉建炎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改鈔法紹興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又改十一月十七日又改今年正月五日又改通今次所改凡五色趙鼎事實云自南渡以來國計所賴者惟鹽每因闕用則改新鈔以幸入納之廣第苟目前不知利權悉為商賈所持去年冬鼎請立對帶之法商賈聽命而鹽法遂為定制除去積年之弊加以出剩立為分數許入納不對帶二法並行出入有常源源不絶始不為巨猾所制矣按對帶指揮乃在今年九月此時朱勝非為相鼎知密院不知何以云鼎所請且附此更須詳考

己酉左中奉大夫知開州耿自求為川陜荊襄都督府

隨軍轉運副使（自求河南人已見建炎二年）趙鼎所辟也

是夜荆南制置司統制官王槩以所部叛於鼎州之城外西奔桃源縣庚戌縣寨統制官李臯遣小將龔亨率鄉兵擊敗之制置使王瓔遣兵追至桃源而槩已死乃責臯取敗兵器甲臯復責亨亨亦隨叛會瓔聞罷命而知鼎州程昌寓念亨屢充選鋒勇而敢戰作手書招之亨即復歸於是知鄂州程千秋遣准備使喚李寶入周倫寨招安得其報以歸詔以寶為進義副尉（寶補官在此月戊申）

昌寓又乞選辰沅靖州峒丁牌弩手三百人相兼使喚

辛亥從之

壬子宰相朱勝非言湖寇連誅兵久未解今已更命荆帥濟師益舟期於一舉必靜湖湘帥守郡縣轉運等官如敢玩寇尚蹈前失但為身謀無狥國心罪大當誅次亦流竄軍須調度或煩民力秪俟賊平合行寬恤有能出奇計立戰功以助破賊者宜加高爵厚禄以酬其勞詔直學士院孫近草詔戒諭如所請　詔賜川陜荆襄

都督府度牒二萬道紫衣師號各二千五百道趙鼎之出使也乞度牒等如張浚例朱勝非難之鼎請不已然後許焉鼎又乞隨軍金帶二十條絹三萬匹米二萬石詔米以江西上供之數絹以榷貨務金銀折之（鼎乞支金帶及米在八月戊子乞支絹在此月戊申）鼎將行上疏曰陛下建炎中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山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

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
茍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
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
者每以浚為戒且浚有罪臺諫論之可也人主誅之亦
無憾也今乃下至草澤行伍凡有求於浚而不得者人
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甚者指為跋扈抑何甚哉今臣
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
於聰明之下矣伏望睿鑒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

寛陛下西顧之憂鼎又言臣隨行兵除王進外取於密院及諸處纔二千人而強壯者曾無數百又錢帛合依張浚例初乞錢百萬止得五十萬度牒二萬止得三千再乞得萬八千又乞始足元數臣日侍宸扆所陳巳艱難如此況在萬里之外惟望睿斷不為羣議所移臣實萬幸　朱勝非秀水閑居録云紹興四年趙鼎除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置使時勝非起復居位已累章乞持餘服鼎窺宰席甚急被命殊不樂申請數十條皆不可行如隨軍錢物須七百萬緡之類勝非參告進呈指此一項言昔聞王音趙鼎出使如張浚故事浚自建康赴蜀朝廷給錢一百五十萬緡今鼎所須三倍以

上今歲郊恩所費不貲上曰奈何勝非曰欲支三百萬緡半出朝廷已如淚數半令所部諸路漕司應副上可之既退鼎詬怒云令我作乞兒入蜀邪按卨所得度牒二萬道是時每道直二百千止共得四百萬緡通紫衣師號與秀水錄不合若以初乞所得錢牒計之止為一百一十萬緡亦與三百萬緡半出朝廷之說不同此勝非作相所行其自記不應有誤更須詳考

賜史館校勘鄧名世進士出身

寧遠軍承宣使同知行在宗正司事安定郡王令時薨輟視朝一日贈開府儀同三司嗣濮王仲湜言其貧無以殮乃命戶部賜銀帛百匹兩

癸丑廢觀州為高峯寨平州為王口寨初用明槖奏也

是日吏部員外郎魏良臣閤門宣贊舍人王繪以使事入對先是良臣等至都堂面請使指朱勝非謂曰二君見上當自知之退見趙鼎鼎曰事之成否不在二君上所以遴選者恐語言應對間踈脫耳繪艴然而去及對上一一訓勑詳盡繪奏竊知已關偽齊遣臣奉使恐不測約日過界欲乞早辦禮物上曰大禮後可行退至朝堂具道上旨勝非等唯唯繪曰前此王倫歸言金人要遣使商量金人先遣王倫歸且道息兵議和之意須使人往議故遣潘致堯等

行洎還云金人欲大臣往使故韓胡二樞密往尋金使李永壽王翊來聘所需三事故以章尚書孫侍郎往及還所議互有可否獨疆界一事未定今繪輩之行所授使指皆章孫已陳之迹金人每以逗遛為言此行逗遛之跡明矣今三尺童子皆謂敵情不可知未知廟堂以為如何勝非作色曰朝廷非不知但不遽絕使路公意如何繪曰欲更增歲幣耳趙鼎曰只此數將來已不易出須減百官俸多方收簇方可辦繪曰今已增幣只是

虛數諸公愕然曰何邪繪曰今敵之所欲吾淮南川陜之土地耳且以淮南鹽論之歲一千萬緡與歲幣孰多今雖增數敵未必受故曰虛數勝非曰待來日奏知更有何事繪曰所攜禮物六分尼瑪哈以下皆有之獨不及金主萬一親至彼中相見何以藉手豈有與其臣下不及其君者更有蕭慶高慶裔先令王倫作手書送信物去及章孫二公往二人亦來館中議事會私覿已盡無以贈之斯二人者乃用事人金人好賄萬一來館中

須薄賂之欲乞更增私覿兩分不來即已勝非曰亦待

奏知時金人已定議出兵而朝廷未知也

甲寅建康鎮江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奏遣使議

和非計乞厲兵恢復上謂大臣曰世忠為國之忠甚切

可降詔奬諭仍先開諭二聖在遠當時遣使通問　起

復直徽猷閣張宗元充湖南制置大使司參議官用席

益奏也

乙卯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淮南營田四五年間不聞

獲斗粟之用是必有不可行者況士卒驕惰官吏茍簡日復一日歲復一歲安得不觧絃而更張乎今江北流寓之人失所者甚衆而淮甸耕夫往往多在南方樵芻自給豈無懐土之心若委逐處守令誘之歸業應有照驗物産盡數給還仍檢括荒地許人請佃隨其力之大小量給頃畝定經界立標表與為永業十年勿問兼營田而行之將見鄉聚相望阡陌相屬鷄犬之聲相聞異時博糴其嬴餘亦足以紓急闕而省轉餉願更詔羣臣

商榷利便斷而行之詔户工部相度申尚書省

丁巳上謂輔臣曰諸大將固當奉法循理然細務末節可略而不問若事大體重係國家利害者不可不治也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陳規復知德安府仍令規便道兼程之任如敢稽違重寘典憲　直秘閣閭丘為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左朝散大夫知蜀州師驥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事郭大中為利州路轉運副使左朝請大夫井南公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紹興後朝

廷除川陜待次監司自此始驥彭山人建炎初為衛尉少卿大中成都人也南公初除江西漕寓居夔州故就用之時宣撫司已用便宜除南公宫祠而行在未知也

南公宫祠十一月七日奏到

戊午上宿齋于内殿百官齋於本司

己未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李大有卒詔賜其家銀帛百匹兩

庚申命皇叔象州防禦使士街朝享太廟神主於温州

辛酉合祀天地於明堂起復尚書右僕射朱勝非為大禮使惟不入殿門他職如故禮畢赦天下勘會川陜應副軍須科使頻仍民力重困令都督府講究利害革去舊弊應襄陽府等六郡税租科役等事並與放免三年諸路人戶經金人殘破盜賊燒刼之後日前應干官私欠負並與除放歸業後税役和買科率等更免兩科未曾離業者免今年税役十分之四州縣違戾令提刑司按奏當議科除名之罪應州縣日前以軍興預借租税

及錢物並與當見今合納税租如依前違戾當職官衝替應命官因出戰或捕盜中傷不堪釐務之人當議特加優恤奉使金國或緣差使及指名取過未回之家與西北土人流寓東南者令州縣多方存恤按月支行合得請給應被擄遺棄小兒十五歲已下聽人收養即從其姓殘破州縣暴露遺骸募寺觀重行埋瘞每及二百人給度牒一道諸處盜賊除專降指揮不許招安原貸外限一月出首自新前罪一切不問内元係頭首及能

勸率徒黨出首者優與轉補官資諸路合納和買紬絹於五分中特減一分以償本錢其減下一分令轉運司置場收買不得虧損上供額數應捕獲姦盗及軍中有犯罪當誅戮者並令依法勘鞫俟獄成方得行遣如事干機速不可待者須對衆研窮審取伏狀然後加刑仍即時報憲司驗實保明以聞如違旨科徒三年不以失論及以去官赦降原減其挾私者依本法坐罪初紹興宗祀止設天地祖宗四位至是始設從祀神位四百四

十三用祭器七千五百七十一祭歌樂四十祭服六十三玉十二犢四羊豕各二十有二分獻官五十八奉禮郎四樂舞工共二百八十七而五帝神州地祇上不親獻用崇寧禮也始議設從祀諸神七百十一位會議者請裁省而禮官言十二階三百六十位無神名請每階各設三十五位每羊豕二正備一副登歌之樂通作宫架之曲皆許之四月乙未又以祭玉不備請除蒼璧黄琮外依天聖故事用珉既而得玉甚美然尺寸不及禮經乃

命隨宜製造五月乙丑言者請如祖宗故事權御臺門肆赦七月戊辰議裁省者以為宮門地隘儀衛不能容乃止宣赦於常御殿前三衛班直宿衛忠佐忠鋭將兵神武右軍中軍七萬二千八百餘人共支錢二百三十一萬餘緡劉光世韓世忠岳飛王𤫊四軍十二萬一千六百餘人共支錢二十八萬餘緡合内外諸軍共二百五十九萬餘緡視元年明堂增支九十四萬餘緡而宰執百官諸司給賜以軍興故權住於是省部禮寺官告院事務所

行文書吏三百餘人增給或數月所費僅萬緡言者以為冗費乃命例支一月餘悉追尅焉此月庚午行遣　南丹州防禦使莫公晟知南丹州兼管内溪洞都廵檢使提舉賊盜公事公晟既掠省地廣西經畧司遣人開諭令供結狀且要其子武翼郎延穏為質公晟乞别除一職事主管彈壓一方遂從之

甲子尚書左司員外郎晏敦復兼權給事中　詔董巽特補武翼郎閤門宣賛舍人巽商虢鎮撫使董先部曲

用先請也

乙丑詔三省樞密院錄黃畫黃並依祖宗條例施行先是侍御史魏矼言國家法度森嚴講議畫一凡成命之出必先錄黃其過兩省則給舍得以封駮其下所屬則臺諫得以論列已而傳之邸報雖遐方僻邑莫不如家至户曉此萬世良法也臣竊聞近時三省樞密院間有不用錄黃而直降指揮者亦有雖畫黃而不下六部者紀綱廢弛莫此為甚欲望特詔三省樞密院常切遵守

舊典以示至公遇兩院御史詰省院檢察日除實係機密邊事外悉令取索點檢如有違戾即具彈奏自古人臣弄權罔上者固自有術防微杜漸得不慎哉惟陛下留神省察故有是旨

詔建昌軍賊首修達等五人淩遲處斬同謀拒敵官軍江清等八人梟首受招安人劉淨特補進義校尉餘四人等第授官發付本路帥司使喚用江西安撫制置使胡世將請也既而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艱難以來外郡軍變殺辱守長者屢矣既以

重兵討蕩各正典刑未聞命以官者今建昌之變自知
通以下數家幾至絶滅城中縱火殺人極其慘毒官吏
士民悉遭黥刺前此未有而淨等皆素為頭首六七年
間累因小驚輙唱軍衆突入官府邀索犒設包藏禍心
久矣知軍劉滂等不幸而值其變未聞朝廷窮治逆黨
褒録死事之家遽報官此賊首五人深駭觀聽竊恐江
西帥司鮮發此五人者謬為好語或出不獲已意必有
在宜即械繫廷尉責正其罪或以為可宥則明白諭之

使知有更生之幸仍分明送神武諸軍令得自效雖非所以示訓猶未深失事體今一旦釋其孥戮授以名秩揚揚而歸故鄉以歆羨其徒此豈州郡之利邪樞密院勘會淨等元據江西帥司稱被衆兵逼脅為首又曾勸諭賊衆首先受招委是忠義乃命世將究實申樞密院

致遠章在十月戊寅

是日吏部員外郎魏良臣閤門宣贊舍人王繪辭往金國軍前通問上曰卿等此行不須與金人計較言語卑辭厚禮朕且不憚如歲幣歲貢之類不須較

見尼瑪哈為言宇文虛中久在金國其父母老日望其歸令早放還又言襄陽諸郡皆故地因李成侵犯不已遂命岳飛收復良臣曰臣等近聞有探報朝廷祕不言乞聖慈宣諭上曰止是淮陽有舟船來運麥此不足慮良臣等退至都堂朱勝非已不入趙鼎孟庾胡松年聚堂同坐良臣等起白上指鼎曰事涉機密少時閤子中言之松年離席曰乞就此共議如何鼎不答繪退謂良臣曰趙樞密嘗以不預始議不肯預此事矣及再見鼎

遣直省吏致意曰督府事不暇請與參政胡樞密議之良臣等出遇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來白事俊為二人言有探報金人大舉今過南京良臣等乞再對不報已上並據王繪甲辰通和録　初偽齊劉豫既納其臣羅誘南征議見七月末乃遣知樞密院事盧偉卿見金主晟具言國家自大梁五遷皆失其土若假兵五萬下兩淮南逐五百里則吳越又將棄而失之貨財子女不求而得然後擇金國賢王或有德者立為淮王王盱眙使山東㬊齒之勢成晏

然無南顧之憂則兩河自定矣青冀之地古稱上土耕
桑以時富庶可待則宋之微賂又何足較其得失金主
晟命諸將議之左副元帥宗維左監軍希尹以為難右
副元帥宗輔以為可於是以宗輔權左副元帥右監軍
昌權右副元帥調渤海漢兒軍五萬人以應豫宗維希
尹謂是失兵柄又以左都監宗弼嘗過江知地險易使
將前軍宗輔下令燕雲諸路漢軍並令親行毋得募人
充役豫遂命其子僞諸路大總管尚書左丞相梁國公

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合兵來寇始議自順昌取合淝犯歷陽由采石以濟簽軍都制置使李成謂所簽民兵盡除山東餉道遼遠又慮岳飛之軍自襄陽出攻其背不如沿汴直犯泗州渡淮以大軍扼盱眙據其津要分兵下滁和揚州大治舟檝西自采石以攻金陵南自瓜洲以攻京口仍分兵東下掠海楚之糧廩幾大利先是偽尚書右丞相張孝純既告老豫復起之孝純知豫必不能久欲自託於朝廷麟嘗養俠士蒯挺等二十餘

人待以殊禮孝純與挺厚得其陰謀又金人於沿海州縣置通貨場以市金漆皮革羽毛之可為戎器者以厚直償之所積甚衆孝純言於豫曰聞南人治舟久矣旦暮乘風北濟而所在岍口視之恬然苟利於吾彼寧不為之禁豫大懼遽罷通貨場至是豫將舉兵乃下偽詔略曰朕受命數年治頗有叙永惟吳蜀江湖皆定議一統之地重念生民久困不忍用兵故為請於大金欲割地封之使保趙氏之祀大金以元議絶滅但欲終其伐

功力請逾堅方見聽許豈期蔑棄大德乃敢偽遣使聘
家期吞噬是用遣皇子麟會大金元帥大兵直擣偕壘
務使六合混一以上擬偽齊錄及張孝純所上書并熊克小歷於是騎兵自泗
攻滁步兵自楚攻承諜報至舉朝震恐或勸上它幸議
散百司趙鼎獨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用鼎計侍御
史魏矼嘗言陛下宵衣旰食將大有為而所任一相未
聞有所施設惟知今日勘當明日看詳今日進呈一二
細事明日啟擬一二故令政務山積於上賢能陸沉於

下方且月一求去徒為紛擾宜亟從所請以慰公議先是右僕射朱勝非因久雨乞行策免故事以消天變又以餘服為請章十二上上許以俟總章禮畢如所請且有保全舊臣之諭至是祀明堂已畢勝非復求去且論當罷者十一事矼亦疏勝非五罪由是得請㬇之為參預也常與諸將論防秋大計獨張俊曰避將何之惟向前一步庶可脫當聚天下兵守平江俟賊退徐為之計㬇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之兵守一州之地非也

公但堅向前之議足矣鼎蓋陰有所處故每日留身必陳用兵大計上意已悟又使俊密為之助至是決意親征留鼎不遣入蜀鼎奏用十月七日西行許之然上方向鼎已有命相之意矣

丁卯知南康軍孫光庭罷端明殿學士知饒州董耘貶秩一等先是耘等言鄱陽湖有水寇詔本路帥司遣兵千人收捕而江東宣撫使劉光世以為所言不實故黜之言者論李敦仁范汝為等皆以官司不速掩捕養成

其衆今罪此二郡則鄉縣有賊非州郡帥憲司審實體究必不敢聞奏緩急之際致失機會為害不細命遂寢十月辛巳詔耘光庭候分析到取旨明年二月乙未耘降官指揮不行閏二月己酉光庭知南安軍尚書兵部員外郎王純充川陜荊襄都督府詳議官

戊辰龍圖閣直學士知静江府折彦質充川陜荊襄都督府參謀官不許辭避用趙鼎奏也左宣義郎通判郃州劉式罷仍毀改官告敕式衡陽人與朱勝非外姻自言宣和末權平陽縣嘗設方略遣巡檢官捕獲強盜十

有四人勝非不以付部遽用特旨改官至是侍御史魏矼論式素無清白之稱且朝廷爵命乃為大臣私家之用乞行追奪故有是旨

巳巳右司諫趙霈言臣嘗聞漢高祖初入關中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惟殺人刦盜背叛者死夫以漢唐二主當草昧之初雖約法尚簡猶不廢先王之刑辟故殺人者斷在必行以是知好生雖聖人之大德而殺有罪亦刑辟之所不

赦苟殺人而不死傷人而不刑雖堯舜不能以致治也臣竊見比来在外刑獄例常淹延考其奏案原其情犯有法當論死初無可疑者奈何吏緣為姦以獄為市意在縱釋以故久而不決使已死之魄寃抑而不得達被苦之家怨憤而不得申將何以名和氣乎臣未暇悉數如以建康府婺州論之建康百姓王紱等六人始因失牛仍報私怨共殺死一十三人獄具得旨處以淩遲處斬二等後因審問乃輙翻異今踰一年婺州豪民厲景

忻昨縁賊發差充隘首捜山因捉到孔真疑其為賊其人兩次聲寃景忻不問來歷親斬首級昨體究詰實後來勘鞫兩經翻異今踰二年紱等殺人命為至衆景忻殺平人以希賞二獄久而不決皆欲遷延免死則死者何其不幸哉乞下兩路提刑司催督並限十日具案奏聞如稽留出限重行黜責庶寃枉得申和氣可召仰副陛下矜慎刑獄之意從之　永豐縣故射士蔣青與其徒三人殺人縱掠縣令左從政郎黄延年捕斬之事聞

詔放罪明年三月乙未降旨

庚午起復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朱勝非辭官持餘服從所請也　尚書兵部侍郎趙子晝乞補外罷為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　左宣教郎主管江州太平觀朱震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震言荆襄之間沿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土宜麻麥古謂之神皋若選良將民所信服者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亾

務農重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釁而動席捲河南此以逸待勞之意也詔送都督府震奏以此月壬申行下時震始入見上首問以易春秋之旨震以所學對上大善之是日通問使魏良臣等發行在前二日直學士院孫近入對面稟國書指意次日良臣等省中見近笑而言曰非細再添良臣曰幾何近舉五指於胸前蓋聞有大舉意遂增作銀帛共五十萬至

是得國書辭行會趙鼎等出餞朱勝非謝不見良臣等至秀州則聞金已渡淮遂兼程而去此以日歷及王繪甲寅講和録參修

辛未左宣義郎熊彦詩守祕書丞彦詩坐王時雍累久廢至是趙鼎引用之　左從事郎喻樗王居修並為左宣教郎樗桐廬人居修中書舍人居正弟也二人並以趙鼎辟為江西制置大使司准備差遣隨府罷至是上名對而命之樗之制曰自熙寧用事之臣託儒為姦而斯文幾喪五十餘年其間不以一時之是非毀譽動其

心而能審是其所學以不失其正者豈非豪傑之士歟爾少稟異才輔之篤學諶道力久卒用有成既窮伊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藹然令聞達於朕聞燕見便朝有嘉獻納改錫京秩將試爾能夫大學之道由誠意正心以至於治天下國家此爾昔之所聞於師而成己成物之要在是也勉行汝知無負所學居正之詞也檄猷閣待制胡安國聞之語人曰伊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第游酢楊時謝良佐諸人尚難言之而況於樗乎

居正又言草居修詞有嫌乃命都司官權中書舍人命詞行下都司攝詞命以二史皆闕而檢正又權給事中故也此事十月五日得旨按周綱除右司在此後二日故今不出其名

壬申輔臣進呈上曰宰相有姦惡臺諫當言朕當施行若摭以小過使人無善去者誰肯作相耶趙鼎等對曰陛下睿照如此臣鄰幸甚　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常同充集英殿修撰知衢州秘書少監劉大中為起居舍人　左廸功郎仲并特改左承奉郎仍舊平江府府學

教授并嘗從胡安國游至是以薦者得名對故以命之

制曰孔子稱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知堯舜文王為正道而不惑於異端邪說者可與共學也自是而後適道適道而後立立而後權然後為成德之士然自昔者大學之道不明而求士之可與共學者殆不易得況成德哉爾資禀淳明器質深厚頃自妙齡潛心問學則知所謂是非邪正拳拳服膺雖於異端競起邪說誣民之時能獨立不懼

自信甚確廣幾孔子所謂可與共學者朕聞而嘉之茲用錫對便朝改賜京秩爾其勉哉期進於道用其所學以見之於行事焉　温州舟人林貴特補進武校尉貴在膠西偽齊遣土軍崔寧等八人取其舟以為戰艦貴道殺四人捕寧等四人赴行在并其徒九人皆官之

是日金人及偽齊之兵分道渡淮諸書並無金人渡淮之日按日歷明年正月二十四日知建康府呂祉申去年九月二十六日己後番馬賊馬分兵兩路侵犯淮甸壬申二十六日也故繫於此日　知楚州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樊序棄城去淮東

宣撫使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府 趙甡之遺史先是岳飛軍中有校尉王大節者蜀人飛待以為客李成退走歸劉豫也上語飛曰如李成歸國朕當以節度使待之飛即遣大節招成歸國是時豫方招接江南衣冠大節遂投劉麟麟待之甚厚授承務郎為皇子府屬官麟問征江南之策大節言四川百姓以宣撫司征擾不已供億重困思得大齊以重兵臨關則人皆響應既得四川然後發江之舟鼓櫂而下江南屯戍之兵魂散膽裂矣麟曰不然大金有命會本國之兵趨淮甸渡長江直擣吳會汝以為如何大節曰其謀非不善但恐南兵扼長江未可渡則我師挫銳矣不若攻四川必取之地以圖萬全雖若遲而迂然大功可以必成麟不聽大節既得敵人之情乃脫身走歸報飛飛大喜送大節于行在上令引見具以奏聞且請淮南為防江之備授大節承節郎閤門祗候至是偽齊與金果合兵犯淮甸今且附此更求他書參考

癸酉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陜荆襄諸軍事趙鼎為左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初鼎奏稟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相卿付以今日大計制下朝士動色相慶趙鼎事實時獨給事中孫近直學士院時傳鎖院莫知為誰諸侍從謀于近曰非晚必命相公當草制幸密報髣髴以觧我憂近入院諸人聚於沈與求之家近密報取樞府細位諸人喜而散明日拜鼎右相按此時近與沈與求並直此云獨直誤也又朱勝非既罷人望次輔皆應在鼎此云莫知為誰恐亦非其實今姑附此更須詳之也鼎入謝命坐賜茶即赴都堂治事　秘書省正字張絢樞密院編

修官田如鼇並為監察御史　監察御史周綱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姜師仲為司封員外郎朱勝非閑居錄稱趙鼎引用周綱事見五年七月壬申　直秘閣通判臨安府郤相為荆湖南路轉運判官用帥臣梁汝嘉薦也

免審錄濫賞注

甲戌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沈與求為參知政事按宋史繫癸酉日　宗正少卿直史館范沖言臣於趙鼎實有親嫌伏念賜對之初首蒙訓諭謂臣之進匪有先容親奉玉音不敢辭避今鼎進位冢司事無不統在臣

分義滋不遑安竊慮掐致煩言指為附麗親黨則臣上負聖知何以自解伏望除臣一在外宫觀則臣今日之退其榮於進多矣詔不允　初川陜宣撫副使吴玠與隨軍轉運使趙開不咸玠謀為牽制之舉必欲從陸運糧開執不可玠迄自為之是秋兩川調夫運米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餘千而致一斛時玠令縣官部役先至者賞役夫饑病相仍死於道路蜀人痛之此以李燾撰趙開墓誌及馮康國奏議參修　開懼不敢言吏遣主管文字左奉議郎張

洙按後期者洙撫其民流涕曰諸葛孔明再舉師以糧盡而返孔明豈不智哉懼吾民之至此也輙削所受令聽民以粟輸内郡官募舟載粟輓以上民皆歡呼而去玠大怒以深文詆洙洙賴宣撫司置勿問雖閑亦以為難洙郫縣人也張洙事以邵溥所撰墓誌增入此恐是邵溥權宣撫副使時事且附此更求其本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八十金人地名考證

尼瑪哈原書作粘罕誤改見卷一